

老北京老行当里的奇闻轶事

描北京场

讲北京事

写北京人

道北京情

袁一强 著

祥子的后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老北京老行当里的奇闻轶事

描北京场

讲北京事

写北京人

道北京情

祥子的后人

袁一强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祥子的后人 / 袁一强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108-2030-4

I. ①祥… II. ①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5805号

祥子的后人

作 者	袁一强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8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875
字 数	321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030-4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作家协会

袁一强冷静而睿智，读他的小说会忍不住发笑；因为他善于发现生活中的“潜台词”，他能把人物言行的荒谬和自相矛盾的提到意识表层来，他的叙述中始终^{暗藏着}一根刺，那就是反讽。在古老而现代的大都市北京，袁一强更侧重于普通的饮食男女、三教九流，这些人物在现代转型中被欲望驱使的种种样态，成为袁一强小说戏剧性的来源。袁一强是白描的，写实的，却又注重内心的真实；他的人物带着京味，但这京味却是变化中的新的京味。

袁一强

2013.3.3

为忘年老友写照（代序）

段天顺^②

我与作家袁一强是多年的忘年好友，在最近一次聊天时，他邀我为其即将结集出版的中篇小说集《祥子的后人》写篇序文。由于没有思想准备，我笑着说：“你早已是著名作家了，我哪有这等资格？！”但对老友的“抬举”，我还是高兴地答应了。

《祥子的后人》是作者当年践行陈建功先生倡导的“作家新体验”而成就的一部中篇小说。作品发表后很快又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而后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又在北京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文艺作品征集中获得优秀短剧奖。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集子中收入的三个写“杠业”的小说。

《杠夫》、《二掌柜》、《杠夫的后人》是作者将焦距对准了北京殡葬行业最下层的小人物，发表后颇受好评。著名作家邓友梅、中英杰等都有佳评。中先生在其评论中说，《骆驼祥子》曾为人力车夫树碑立传，这篇写杠夫的小说或也可把杠夫们的命运传读于世。

尤其是而后出版的长篇小说《皇城旧事》，袁一强更是以丰富的生活素材，生动娴熟的“北京话”，淋漓尽致展现出尘封已久的老北京民俗风情画卷。小说一出版，即被北京交通台录制成“长篇小说连播节目”，而后又在听众中组织了“我听皇城旧事”的征文活动。同年，这部小说在北京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征文中获长篇小说佳作奖，翌年又获得首届老舍文学奖提名奖。

注：作者系北京诗词协会会长。

我看过这部小说后，随即拿起一支秃笔写出几首竹枝词为老友助兴。发表后居然有人称好，部队老作家郑文林先生还在一次群众诗会上朗读了其中一首：“莫道杠夫是末流，双肩抬走帝王侯，刘头最喜津津道：皇杠、亲王、袁大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袁一强在其文学创作中十分重视生活体验，为写好祥子的后人，他真的上街当了几天“板爷”。为写好杠夫和他的后人们，他真的跟车去接过尸，与殡葬职工近距离接触攀谈。这其中一位十一岁时就为孙中山灵柩恭移打过执事的老何头成了他的忘年交。老何头无儿无女，老伴又无工作，袁一强便时常前去探望，帮其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难。正是他几次代其写信寻求帮助，使其单位领导高度重视，将其纳入重点帮扶对象，让这位殡葬老职工幸福地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殡葬事业，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殡葬职工的工作应该赢得整个社会的支持和尊重！正如邓友梅先生说的那样，无论是谁，也无论其身份的高低贵贱，每个人终要与他们“合作”一回。

为了更专心坚持文学创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袁一强冒着风险辞官“下海从文”，连续干了三届合同制作家，数年来收获颇丰。如中篇小说《小人不可得罪》发表后即被《小说月报》及一些报纸的副刊转载。他的中篇小说不少被各家出版社收入集中，仅《小人不可得罪》就先后被六家出版社收入小说集。中篇小说如此，他的长篇小说也颇见功力，如长篇小说《硕鼠》，出版后仅半年多时间就加印了五次。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联合北京作协为这部作品专门召开了研讨会，《硕鼠》得到了众多专家的高度评价。

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那年那月的事》是根据发生在北京的实事创作的。即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一家不起眼的小厂接收了百十名因言获罪，被逐出校门的“右派”大学生。而正是这些学生在多年后成了企业的技术骨干，最终使这家企业成为了北京一家科技含量很高的上市公司。小说着力描述了这批另类大学生在工厂如何经历大跃进、反右倾、

三年困难时期、“文革”直至改革开放的历程。而三十年后，领导这家企业成为一家上市股份公司的人正是当年的“右派”学生范建国。当年顶着压力接收这批另类大学生，并恰到好处地保护了这些受难者的厂领导李宪平等人早已离休。

说到这部书，我与一强的文字交往中还有一段小插曲。书的结尾处是描述老厂长李宪平看到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小厂，一跃成为实力雄厚的上市公司感慨万千，想赠诗给范建国表达心情。他想出了其中一句求我帮他完成这首古诗体诗，我思考了几天两人又凑了一次勉强完成，这就是那首“百岁年华几浮沉，梦里乾坤寻梦人。莫道坦途迟与早，昨日崎岖也是金。”可惜，在出版后查出这首诗印错了一个字，把“浮沉”的浮印成了伏，一字之差，面目皆非了。

这部小说出版不久，就在北京日报上拜读了著名评论家胡平以“英雄主义的另一类塑造”为题的评论，“《那年那月的事》既是小说的，也是纪实的；既是场景的，也是社会的。这种定位使作品读起来比较过瘾。”又说，“袁一强讲故事亦庄亦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意在不言中。读他的小说不必担心好读不好读，肯定是好读的，不必担心它有没有内容，肯定是有分量的，这是袁一强的追求和他的作风，也是我们欣赏他的地方。”评价很高，我也深有同感。

另一位著名评论家吴秉杰对这部小说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沿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清泉先生评论莫言小说的一篇文章题目，‘赞扬的与不赞扬的都说’，来谈北京作家袁一强所著长篇《那年那月的事》，一部极其传统、写实及与当前大量的长篇作品一样采用历史结构的小说，或许会产生另一些体会……在袁一强的小说里，那些风云不变的事件过程都不能构成小说的结构要素，倒是范建国、石国栋、史丽云、李宪平、邹晓风、谷玉森等人物的命运和他们在北京工厂中的一些小事、细节浸润出了小说的意味……过去曾有一篇颇有影响的小说《在社会档案里》，袁一强的作品《那年那月的事》中有不少内容同样读了让人怦然心动，

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在时代的档案里’”。

最后，我认为袁一强是一位很有潜力的作家，还算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还有很长的时间在等着他，期望他。我非常赞赏刘恒主席的观点，“生命是个银行，人人存着一笔巨款。别哭穷，结账的日子还早着呢！”

2013 年元旦

时年八十有一

目 录

Contents

祥子的后人 /	1
杠 夫 /	35
二 掌 柜 /	125
杠夫的后人 /	169
爱国者衣锦还乡 /	207
爱 路 无 门 /	237
诱 惑 /	278
跋：一点遗憾及“寻人启事” /	326
附录：袁一强小说精彩评论 /	329
好书总有人读 /	329
赞扬的与不赞扬的都说 /	331
英雄主义的另一类塑造 /	334

祥子的后人

天气出奇的闷热，严义祥望着令人眼花缭乱的人流越发感到燥热。他觉得每一个人体就是一块三十六度的暖气片，之所以出奇的闷热，除了天气的因素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暖气片”连在了一起，不停地向外散发着热气。闷热的天气使板爷儿们对他这个新冒出来的新手失去了新鲜感，天气闷热得人们都懒得说话。严义祥也知趣得很，学着同行们的样子，懒散地仰靠在车上。

前门商业大厦，人人大酒楼前边的这百十米荫凉儿几乎全让等客的三轮车挤满了。客运三轮车不能像“面的”一样满街跑着招客，只能跟钓鱼似地死在一个地方耐着性子坐等。板爷儿们或漫不经心地靠在车上抽着烟；或跷着二郎腿坐在车上似睡非睡；或交头接耳地聊着什么，说到开心处冷不丁哈哈一笑怪吓人的。但不管是闭着眼的还是睁着眼的，只要从人流中冒出个要车的，板爷儿们就会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虽表面上谁也不动声色，但心里都愿意那“鱼儿”能过来咬自己的钩。眼瞧着别人拉着客走了，那心情就跟钓鱼时看着别人甩上了大鱼是一样的。

“狼多肉少”，板爷儿们无不这样叹息。在他们的眼里满街乱跑的“面的”就如同庄稼地里一夜之间生出的蝗虫，将要到嘴的收成全抢着吃了，留给他们的只是“蝗虫”吃剩下的那一点点，光有皮没有肉的那一点点，让你将够吃个半饥半饱。

龙井鱼和大鼻子的车背靠着车背停在一起，两个脑袋靠在各自的车背上聊着昨晚牌桌上的事。大鼻子连叫着手背，两天挣的钱让他一个晚上就输进去了。

“大鼻子，听你苏叔一句劝，闲得慌了弄两只鸟儿养，甬总跟麻将那

么亲，明儿小心把自己的媳妇也输进去！”与大鼻子对面的老苏头搭话说。解放前就干这一行的老苏头敢在这帮小子面前充大辈，他前后拉车的年头跟大鼻子他们的岁数差不多。

“我说‘核桃酥’，别人的媳妇您少操这份心，您先把自己家里的‘白薯脚’看好了，别让她满世界收购金元宝去，老两口儿甭总想着把北京城的钱全赚去！”大鼻子的嘴从不饶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又提起了老苏头的老伴花两千块钱在街头买假元宝挨蒙的事。

龙井鱼在一边也犯坏道：“知道吗？那是咱们苏师傅怕国家的黄金外流，特意多给老伴留下点儿活钱守在街上，瞧见元宝就收，想凑齐了一百个金元宝再献给国家。苏师傅七十多了干吗还这么玩命蹬，不下火线？就是为了能早日凑齐收购一百个金元宝的钱。我说的对不？苏师傅！”龙井鱼扭过脖子，半眯起那两只金鱼眼冲着老苏头泛着坏笑。

“我不跟你们两个小子治气！”老苏头气哼哼地甩了一句，就眯起了眼将头靠在车背上不再吱声。他知道这帮小子瞧他退休金拿着，又出来蹬车跟他们争这碗饭吃有气。他不是缺这口饭吃，即使退休金不够，还有儿子呢。但他天生爱这一行，爱鼓捣车，喜欢将自己的车拾掇得锃光瓦亮；爱听走起车“叮当”乱响的铜铃声。“文革”中嫌人力车这行给北京丢人现眼，一度将这行取消了，蹬车的全进了工厂，这倒使 he 有了铁饭碗，又拿上了退休金。十年前他退休后重操旧业，他惊喜地发现，他干过的这一老行当竟变得赚钱如此容易。只要能帮着找到旅馆，就是十来分钟的道儿，你要个二十、三十的全不打价。你只要舍得这身力气，蹬上车就能来钱。那时像龙井鱼、大鼻子他们这帮小子十块钱的活儿根本不放在眼里，拒载那是家常便饭，板爷儿们牛得很。但随着旅馆多了起来，“面的”又铺天盖地上了街，这行就从爷爷变成了三孙子，板爷儿们再也牛不起来了。

现如今岁数在这行里竟然成了宝。人们要车的时候喜欢找年岁大的，认为年老的要价公平，不“宰客”；似乎头发越白越可靠，脸上的皱纹越多就越值得信任。年轻的板爷儿们瞧着老头儿们干得有滋有味，而自己却坐冷板凳给别人当“啦啦队”，自然心里憋着一股气。老苏头为人随和、热情，又好与人打个哈哈，本来挺受那些年轻的同行们喜欢的。但

如今僧多粥少了，“老和尚”又都吃粥有道，自然也就不再招人喜欢了。

龙井鱼和大鼻子他们总话里话外地烧他，老苏头心里明镜似的。但他似乎是有意让这帮小子在话上占点便宜，接三差五地送他们一个“哈哈”。他觉得毕竟是老的抢了小的饭碗。老的都有“铁饭碗”，尽管那碗里的肉并不多，但那是别人抢不走的。而这行里的年轻人大都是“圈里边”出来的，全捧的是泥碗，就指着这一行养家糊口。这帮小子虽有时“宰客”黑了一些，但时而又表现得挺仗义。前年夏天，车工老徐头中暑晕在车上，就是大鼻子二话没说蹬起车送到了医院，看完病又送到了家。虽说事后大鼻子照旧背地骂老徐头太贪，出车最早收车最晚没死没活地干。老苏头为人最讲究人和，他总好说，人走到一起就是缘分。

“嘿，龙井，知道咱们苏师傅想什么了吗？”大鼻子见老苏头高挂免战牌，便想着乘胜追击。

龙井鱼头仰在车背上，眨着他那鼓眼泡，泛着坏笑说：“那怎么不知道呀！想着换够了一百个金元宝再给老伴做双金鞋呢，四寸半金莲也是金莲呀！白薯脚来双金鞋一穿多地道。”说完一阵坏笑。他扭过头来想看看老苏头的反应，却见老苏头身后的那戴眼镜的胖子拉上两个小妞儿刚蹬上车。他猛地一拍眯着眼的大鼻子，叫道：“瞧嘿——大熊猫也中彩了！”

“跟他妈的打麻将一个德性，越是新手越和牌！你还没法儿生这个气！”大鼻子睁开了眼，气哼哼地说。

“去长富宫，要了‘一块五’人家没打价。”老苏头说话时眼皮都没有动。他紧挨着胖子，自然清楚胖子这趟活的收入。一块五就是十五块，这行的人讲究将钱的数目缩小十倍说，也不知道是哪位大爷开的这个头，一来二去还真成了这行的行规。今天要说拉了五块钱，那就是五十块。如今一块五的活要算甜活，一天能碰上这么两趟活你就没急着。老苏头义务通报胖子这趟活的收入，也不知是随便说说，还是有意气气大鼻子他们。反正说得大鼻子的眼睛再也眯不上了。

“现在也不管什么模样的人全往这锅里伸勺子，就跟这锅里有多少肉似的，其实——早他妈的全是大锅清水汤了！上边早就不发展了，可接三差五的就冒出一个来，再这么下去，我早晚找辙——练摊儿去！”

大鼻子像动了真气，气得他那大鼻头一起一伏的。

“你以为现在练摊儿好练呀？没见那急呢，也是赚不着钱急得眼睛发蓝！”龙井鱼又将头仰在车背上，叹了一口气道：“就喝这大锅清水汤吧，好歹还有点儿肉沫。”

“那‘胖四眼’哪儿的呀？今儿早上见了我点头哈腰跟我套磁，我怎么搭理他。哪儿拱来的呀？”大鼻子突然问道。

“你说那个大熊猫呀？八成是动物园没关好门跑出来的。瞧那模样也有四十出头了，腆着个肚子干吗非要出这份臭汗来！你问老苏头吧，早上我瞧他们俩在一块套了半天近乎。”龙井鱼说着，又扭过身来冲老苏头问道：“苏头儿，知道那胖子哪儿拱来的吗？”

老苏头坐起身来，故作吃惊地问道：“哟——于子，你们不认识呀？听你叫了半天熊猫了，我还以为你们是一个山上下来的？”老苏头一般还是称呼龙井鱼的姓，惹急了才骂他龙井鱼。大鼻子当面称他“龙井”不带那个鱼字，那是他们哥儿俩之间的爱称。

“废什么话呀！我认识他是老几呀？”龙井鱼将那双金鱼眼瞪得吓人。

“啧——这我可不是瞎说，昨儿早上你们二位没在，是郭长林带着那胖子一块儿来的。人挺外敞的，来了跟大伙儿说了不少客气话，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咬文嚼字的，姓严，说是严肃的严，叫义祥，仁义的义，吉祥的祥……”

“是不是咱们那位‘贾指导员’的大舅子呀？”大鼻子插话说。

老苏头说：“绝不是。正是长林跟我说的，这姓严的也是从‘大学’里边出来的，说是因经济问题犯的事……”

“哟——这么说跟我还是一个系的，哪个‘大学’里出来的？”龙井鱼问道。

“这我怎么好问呀！明儿你们俩盘盘道吧，说不定就是一个‘大学’的呢。这人好说着呢，什么都打听，听着什么都新鲜。昨儿中午吃饭的时候给我和石头儿一人上了一瓶啤酒，人是蛮不错的……”

“操！狗屁！”大鼻子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说，“全是假仁假义，还不是为了多抢点儿活拉！明儿你们瞧着，咱们一块钱不拉的活，这小子五毛钱就敢应。这种说的比唱的好听的主儿更不是玩意儿，跟钱更亲！”

大鼻子对往这口锅里伸勺的人总是一肚子气，就像这些新手拉上的活全是从他手里抢去的。

这时，两个河南人来要车，已跟老苏头讲好了价钱，等客人上了车，老苏头又冲大鼻子招呼道：“嘿——这有两位去天桥的，八块钱，你要不嫌少就跑一趟，我这一早上已走了两趟了。怎么样？拉不拉？”

“您走您的吧！我还到不上让人家可怜的分上！”大鼻子话虽说得挺绝，心里还是一阵热乎乎的。

“那我可就走着了——”老苏头吆喝了一声，蹬上了车。

二

严义祥将车一蹬过人大酒楼就打开了车上的录音机，里边顿时飞扬出毛宁的《涛声依旧》，这是他最喜欢听的一首歌。

车主将车交到他手里的时候，非常自豪地告诉他，客运三轮上边装有录音机、小喇叭的全北京就他这一份。这话还真不是吹牛，尽管不少车主将自己的车拾掇得花里胡哨，弄得锃光瓦亮，但没有一辆车看上去这么“现代化”。车上的凉棚足有两米长，后边过了车背，前边一直伸到前轮。凉棚的顶子和车座两边均用的是色彩淡雅的绸料；凉棚的四根立柱则是电镀的金属杆，且错落有致；前边的两根立柱上一边接了一个外形精美的小喇叭；录音机则装在了车把的前边，以便于操作。从车的整体设计上能看出车主独具匠心。听三轮车管站的张站长讲，车主原是个钳工，但又好鼓捣无线电，前些年他所在的工厂不景气便退职蹬上了三轮。三年前车主与人合伙办起了公司当上了经理，成了出门坐汽车的主，却一直没舍得卖掉这辆三轮。不少板爷儿想买他这辆车，有人出了两千五的高价都被他回拒了。知道内情的人说，他办公公司的钱全是靠这辆车挣的，他与车已经有了一种拉不断、扯不掉的感情。

那天车主对严义祥说，要不是看在张站长的面上，你就是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往外租这辆车的。车主说，我办公公司的时候，张站长怕我办不下去再吃回头草，愣是将我的车照多留了半年才注销。他说话了，甭说租，就是白借也不能说二话。

车主还说，等客的时候将录音机打开声大着点儿，来了要车的有多少辆在一块也准奔你这儿。但一天多了，等客的时候他始终没有开录音机。同行们的白眼他感到了，在同行的眼中他是“瓜分者”，来瓜分本来属于别人的那一份。如果他再运用自己车的“现代化”来抢客，他这个瓜分者在同行们眼里就变成了十恶不赦的恶棍，不会再有谁理他了。他知道，想让同行们接受他这个瓜分者就需要时间。

“师傅，再听一遍行吗？”车上的小姐儿说。

“行！”严义祥痛快地答应了一声。毛宁的歌声使他和两位北京小姐儿一样如醉如痴，他飞快地倒回了带子，又放了一遍：

“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

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许多年以后却发现又回到你面前。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

今天的你我能否重复昨天的故事，那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好的歌词就像一首美妙的诗，能使人回味无穷。《涛声依旧》这首歌就具备了这样的特点，使人的情感在一种怀旧、惆怅中得以宣泄。

“真是一首好歌呀！使人回味无穷。是不是呀？两位小姐。”严义祥觉得车上的两个小姐儿是他的知音，重放过一遍《涛声依旧》之后，就将录音机的音量拧小和她们搭讪起来。

“嘻嘻……您这人挺逗，挺有情调的。我看您不像干这个的……”一个小姐儿说。

“就是，我看也不像！”另一小姐儿也说。

严义祥听了“哈哈”一阵笑，说：“怎么不像呀？我可是老板爷儿了，拉了十来年的车啦！是不是看我们这行里边没有什么胖子？还是看我戴着个眼镜不像？”

“那倒不是，是说不出来的一种劲儿，反正不太像干这一行的。”最先说他不像的那个小姐儿说。

“我看有点儿像坐办公室的！”另一小姐儿说。

严义祥听了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说：“两位小姐真高抬我了，坐办公室？下辈子见了！”说到这，他冲着车前边横穿马路的行人可着嗓子来了一声吆喝：“瞧车了您哪——”他是在极力做出老板爷儿们的样来。可当有人说他不像时他又似乎更高兴一些。人总是这个德性，你说他像干总统的料他才高兴。

“听您这声吆喝有点像了！”那个最好说的小姐儿“嘻嘻”笑着说。

“不是像不像的事，本来就是嘛！”严义祥显得有些得意地说，“我也看得出来，两位小姐是常坐三轮的主儿，对不对？”

“能看出来吗？”小姐儿也来了兴趣。

“当然看得出来了！你们上车的时候没还价儿，知道十五块钱没跟你们多要。再说从气质上也能看出小姐属于那种会享受、会消费的主儿呀！”严义祥有意无意地给那俩小姐儿戴上了高帽。

“那当然啦！这天儿坐‘面的’多热呀！进去就像进了桑拿浴室一样，赶上堵车就更受罪了！坐‘豪的’吧，堵车时也走表，要你多少钱没有准儿，再说里边有空调空气也不好，比不上坐三轮凉快，舒服呀！但道太远了还是要‘打的’，坐三轮太慢，也坐不起。但人力车比‘面的’贵一些还是应该的……”小姐儿说的一番理论在情在理，确如严义祥所说属于那种会享受、会消费的群体。

昨天午后在前门等客时，两个外地人要车去西单商场，那个叫石头儿的板爷儿要价十二元。凭良心说石头真没多要钱，但那两个外地人张口就说：“‘打的’才多少钱呀！”

只见石头儿梗梗脖子，说：“‘打的’多少钱？能和‘的’比吗？‘打的’烧的是什么？是汽油！‘三轮’烧的是什么？是人血！知道吗？”大概也是石头儿样子太吓人，两个外地人愣是一声没吭，就灰溜溜地走了。

严义祥头一次听到这么深刻的高论：“‘打的’烧的是汽油！‘三轮’烧的是人血！”他觉得板爷儿当中确有高人。他想起了高尔基说过的那句话：“我的哲学比哲学家强，我的哲学是从皮肉上熬出来的。”严义祥头天还在为上街蹬车找厕所发愁，等一蹬上车才知道这种担心纯属

多余；他昨天竟然一天没有想起上厕所，身上该排泄的液体全变成了汗挥发掉了，当成汽油“烧”掉了。

到长富宫放下两个小姐儿，严义祥找了块荫凉儿，从车上的工具箱取出一把大号的军用水壶仰起脖来一通灌，那劲头就像刚从甘岭上来的。壶里边是加糖的绿豆汤，这是他媳妇白兰特意给他加的一道防暑措施。绿豆汤是她天没亮熬的，以便放凉。那把军用水壶能放两暖壶水，一锅绿豆汤将能灌满那水壶，昨天没到收车一壶绿豆汤早喝干了。

昨晚在床上感到周身酸疼，害得他一个劲地“哼哼”。他媳妇心疼地说：“干吗真干呀？比划几下不就行了！‘心体验’嘛——用心体验就可以了，还用得着改名换姓？非说自己是劳改出来的？你怎么不说自己是在逃犯呀！全是谁出的这种馊主意？”

严义祥写小说他媳妇总好跟着瞎掺和，什么女主人不该答应离婚，什么那男的不该出国，又什么应该让他们的孩子考上大学……女人总是喜欢大团圆的结局，总一厢情愿地希望天下事全天遂人愿。

“严义祥”是他曾用过的笔名，他喜欢这个与他本名谐音的名字。他之所以要以这种特殊的身份出现在板爷儿的面前，是想让“同行们”尽快地接受自己，并能在他这个新手面前产生一种优越感。他知道，自己那些年轻的同行们不喜欢拿着退休金又跟他们抢饭吃的那些人。只有他们确信他这个新手与他们有过一段相同的经历，才肯毫无保留地向你传经送道；当他们在你面前有了优越感的时候，才有闲情向你播发“内参消息”；讲述他们各自的“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总之，才不将你视为异类。

那天他怀揣作协的会员证找到三轮车管理站，见到那位张站长竟是他十年前采访过的一位老公安，退休后来这儿担任了站长。老熟人重逢，自然免去了许多麻烦，自然是一路绿灯。

张站长听了他要体验生活的打算，表示十分赞同，说是要好好写写我们这行，别总让一些人拿“卫生眼珠”看我们。说仅仅这一个站的一八百多车工中就有百分之四十多的是“两劳”释放人员，但这些人都在自食其力，绝大部分表现不错，不但基本上没有重新犯罪的现象，而且有不少好人好事。说这难道不算是一大成就？不值得你们文人好好写一